

從「虎賁萬歲」說起

(原杜鼎「不容蜚語污忠魂」)

杜鼎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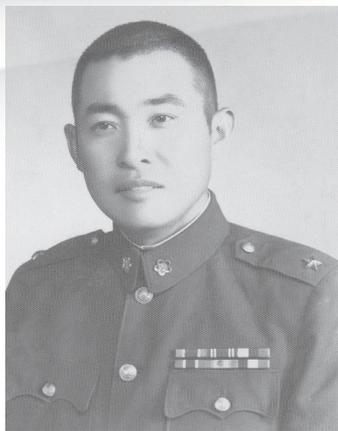
杜泰生整理

一痛陳「常德會戰」的前因後果

每年的「九一八」都是一個可恨可恥，但也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那天是「國難日」，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砲。民國87年的918，一如往年，並不放假，但我還是到我最愛逛的重慶南路，因為我是個影迷，看看能否買到關於影劇的書籍。我意外發現近代的名

小說家張恨水的一本「戰爭小說」《虎賁萬歲》。

我知道張是一個多產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劇情引人、故事多彩、人物刻劃生動、愛情糾結動人心弦，他的作品極多，出版的都是厚厚的一本，如《巴山夜雨》《金粉世家》《丹鳳街》《大江東去》《啼笑姻緣》等百餘冊，我曾翻看不少，但沒有購買的慾望。正想離開之際，我被《虎賁萬歲》四字吸引，虎賁絕非愛情，想起父親服役的74軍57師曾被稱為「虎賁軍團」，念頭一起，當下買了《虎賁萬歲》，回去展讀。



杜鼎將軍





張恨水在自序中，把他從拒絕到應允撰寫自己的第一本「戰爭小說」，有很詳盡的說明，他說：「原本我想寫一、二十萬字就夠了，但一經放手之後就收不住、參考資料的英勇故事美不勝收，我捨不得丟漏任何部分…」，最後一共完成80章，費時一年寫畢，出版成書304頁（團結出版社版）。

我寫這些並非要各位去看這本小說。說實話，成長於抗日時的人，多少知道轟動世界的「常德會戰」，但看過《虎賁萬歲》書籍的人卻不多，現在再閱讀，怕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眼睛不爭氣），年輕人不是沒興趣，就是沒意念。五、六年級的朋友（咱們的第二、三代），可能是該看或有意願閱讀的一群，現在我提供這個機會，讓您了解「常德會戰」的悲壯、驚動天地的神聖戰役。

下面是先父在民國七十八年撰寫的一篇文章，其本意是說明「常德會戰」居然被當時供職後方遠離前線的軍法總監某公（姑隱其名）竟因偏聽誤言，就在其私人「日記」中信筆一揮，記下了這樣兩段抹殺「戰場史實」與違反「證據法則」的蜚語：先父寫說：

這人（姑隱其名）誤言有下列兩點，一是說常德之役，五七師師長余程萬，最初並未作市街防禦準備，逃出時對所部又無適當處置，師長走後一日，部隊猶不之知，仍繼續抵抗中，迨查覺師長業已逃出，始懸白旗降敵（總監部屬馮某不實的捏報）。

二是說余程萬毫不顧及民衆，且約束不嚴，民衆出城避寇，守軍須每人勒索數千元，否則不肯放行，因此受害者甚多（冒充常德難民代表的誣控）。

按這兩段日記，已足以造成千古冤獄，而某公並加斷語曰：「這兩文同日

收到，果如所言，則余程萬非有學識有能力之軍人殊無疑問。」

先父在該文一開頭就點出說：

我是一個革命軍人，自投筆從戎，即誓以保國衛民為畢生的職志。尤以八年抗日戰爭，能獻身於戰績輝煌之七十四軍五十七師，並以能參加孤軍守城喋血殺敵而完成歷史使命之「常德會戰」為榮。

私人的日記，既有創作自由，則愛怎麼記，就怎麼記；又有隱私權的維護，則無論直筆曲筆，誰也管不着。問題是，如果拿私人的日記，透過新聞雜誌等傳播媒體而公諸天下，就衍生了真假對錯公是公非的法律責任問題，以及是否「我心如秤」的道德品質問題。尤其是身居廟堂之高位，手執廷尉之大權的國家重臣，真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大人物，更應該心存良知，力探真相，萬不可輕信蜚語，訴諸直覺，形成偏聽而厚誣忠魂。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連下兩句「悲夫！悲夫！」的憤慨語。我也忍不住要在此連喊兩聲「悲夫！悲夫！」的遺憾！理由是，我在這一頁公開發表的日記裏，竟找不到一點高度智慧的法學素養和公正不偏的客觀判詞，更找不到對常德會戰忠烈犧牲的數千健兒一點悼念憫惜的哀矜。孟子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清代經學宗師戴東原先生說：「苟吾不能知之，則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我雖不敏，當年常德會戰，也曾舉雙指虜，決命爭首；而余師長「獨立持新令，千營共一呼」的忠誠苦戰，寸土必守，寸地必爭，我更知之最深。因此，我不能面對「媒孽其短」者的蜚語而不辯，更不敢諉為不知而無言，用特痛陳「常德會戰」之前因後果，提供邦人君子共弔忠魂！

先父這些話真是鏗鏘有力，心境悲憤意常。他並以張恨水的小說「虎賁萬歲」的寫實為例，說明真實的「常德會戰」的真實面目。

先父是這樣寫的，而且強調取自張恨水的「自序」：



名小說家張恨水，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大陸有兩部膾炙人口而最暢銷的小說，一部是反射社會百態的虛幻小說「八十一夢」，另一部就是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出版，完全依據五十七師將士特殊忠勇事蹟和「五十七師作戰為要的真人真事，「沒有一點捏造」的「常德會戰」前後的戰爭寫實小說。

「虎賁萬歲」凡八十章，三十多萬字，張恨水先生整整了一年。他說：「我寫這部書，由重慶南溫泉的草屋裏，寫到北京東交巷瑞金大樓上（新民報社址）；由菜油燈下，寫到雪亮的電燈下。我自己的變遷，儘管很大，但是把握現實這一點，我決沒有動搖。」

先父更引述張恨水在「虎賁萬歲」自序文中的一段。張的自序說：

「我寫小說，向來暴露多於頌揚，這部書却有個例外，暴露之處很少。常德之戰，守軍不能說毫無弱點。但是我們知道，這八千人實在也盡了他們可能盡的力量。一師人守城，戰到得只剩八十人，這是中日戰史上難找的一件事。我願意這部書借着五十七師烈士的英靈，流傳下，不再讓下一代及後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變了我的作風。」

先父文中說：

張恨水先生在「虎賁萬歲自序」裏，首先對他寫這部戰爭寫實小說有頗詳明的交代。他說：「讓我能引以為榮的是，我能寫着八年抗戰中最光榮的一頁，這光榮是七十四軍五十七師的朋友們給我的，我得首先表示感謝。不然，以我一個從未踏腳戰場的書生，不能寫出這部三十萬言的戰事小說。」又說：「我必須交代這部小說材料是怎樣得來：是

120 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間，在南溫泉桃子溝我的草屋裏，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他們全穿着灰布棉軍衣，黑黑的面孔，完全是戰士丰采。我愕然於兩個大兵光顧，便忙着招待。通過姓名之後，讓我肅然起敬，他們乃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兩位壯士。他們不肯讓我寫出姓名，就算是甲乙兩先生罷。他們說：來此無別事，因為敬惜他們的同袍在常德死得十分壯烈，八千多人，戰死百分之九十幾。他們這後死者，要把這些壯烈事蹟表揚出來，他們是武人，拿慣了槍桿，要我給他們寫一篇小說。我聽了十分感到榮寵，但是我婉謝了。我的答復是：七年來（那時是抗戰第七年）還沒有整個描寫戰事的小說，這是我們文人的恥辱，對不起國家。我們實在也應該寫一點，像常德這種戰役，尤其該寫。……可是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書生，我又沒有到過戰場，我無法下筆，大而在戰時的陣地進退，小而每個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麼能像寫八十一夢，憑空幻想呢？但甲乙兩先生堅定的要我寫，並答應充分供給材料。……到了是年五月，甲先生又舊事重提，他說：我為五十七師陣亡將士請命，張先生不能拒絕。說後，他就捆了兩個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裏面有地圖、有油印品、有貼報冊子、有日記本、有相片本，不下三四十種。他笑說：這足夠你採用的吧！此外，還有我一張口。我們友誼已很深了，我於公於私，都不能拒絕。」

張恨水先生對寫這部小說一筆不苟的態度，在「自序」裏也舉例表明。他說：「例如我寫天亮的時候，哨兵還問口令。甲先生說：錯了，天亮了，只問那一個。又如，我寫太陽山一帶的風景，寫成冬天的蕭條現象。乙先生說：不對，那裏松樹成林，冬天還是青郁郁的。因為如此，所以這一部書三十多萬字，雖有時寫一鉤月亮，那都是實在的情形。……作小說不是寫歷史，為什麼這樣保留真實性？這就由於甲乙兩先生的要求，要把他們五十七師的血漬，多流傳一些到民間……」我當時曾考慮到這問題，小說就是小說，若是像寫戰史一樣寫，不但自亂其體例，恐怕也很難引起讀者的興趣。我要求甲乙二位找點軟性的羅曼斯穿插在裏面。



他們始而有難色，後來允許了，給了我書中程堅忍、魯婉華、王彪、黃九妹這幾個人的故事。但也有一個要求，這羅曼斯以不損害真實為原則。因這羅曼斯也是真的，其人健在，不肯露真姓名，因之，這書內的真實姓名有點例外，就是涉及羅曼斯的幾個角兒姓名是隨便寫的。其餘自師長到伙夫，人是真人，事真事，時間是真時間，地點是真地點——

悲夫！悲夫！「人是真人，事是真事，時間是真時間，地點是真地點。」單憑張恨水先生這二十個字的證言，這一部寫實小說，誰又會懷疑不是一部血淚結晶的真正歷史？英國文學家「紅與黑」的作者史頓達爾說得更好：「小說是假的，但比真的還真。」

現在，就讓「虎賁萬歲」所留傳真人、真事、真時間、真地點的戰場實現，來反證污衊忠魂的蜚語是如何的虛妄與醜陋吧！

我看書的習慣是先看「序文」，而序文分兩種：一是他人為作者寫序，內容多為「捧場」或「介紹」，二是作者自己寫序。一般來說，自序應是「自白」與「自我」，我在「虎賁萬歲」書中，看到了真實描述，書的第一頁一開頭是這樣寫的：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有十萬人會永遠記得這個日子，這十萬人是武陵縣的市民。武陵這個名詞，差不多念過兩頁線裝書的人，對它不會怎樣陌生，陶淵明那篇桃花源記老早就介紹過了。雖然那時的武陵郡治，不是現在的縣址，但這個武陵郡變成武陵縣歷史土是這樣一貫下來的。讀者也許翻一翻手邊的地圖，然而華南各省找不到，華中華北各省也找不到，甚至邊省地圖裏更找不到。不是編地圖編漏了，它這名字有三十多年不用了，它現在承襲了哥哥的名字叫常德。它父親是湖南。原來常德府武陵縣，民國元前是同城而治的，民國廢府，把武陵收起來，用了常德。這

122 裏為什麼稱常德市民為武陵市民呢？這是我私人的敬仰，因為自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後，他們那座城池的表現，大可以認為是武德的山陵。老虎在武陵上叫嘯，這個故事會告訴你的，這十萬市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也就是為了虎嘯。這嘯聲可以讓十萬人聽到，不全中國人聽到的，全世界人也聽到的。不是一隻老虎，是八千五百二十九隻老虎。我還得笑着告訴你，他不是真老虎，是人，所以我用一個他字，他不是平常的人，是國軍七十四軍五十七師的全體官兵。你也許是個現代第一流的考據家，必然又得問一聲，人就是人，五十七師就是五十七師，為什麼稱他們作老虎？那是另一種番號，五十七師的代號稱虎賁。書經牧誓上，武王有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

就是說那武士像老虎奔入羊羣一般所向無敵。

張恨水「虎賁萬歲」書中有這樣的描述：

這一日，是個冬晴的日子，四點鐘將到，太陽斜到了城市西邊。天脚下密結着魚鱗片的雲彩，把太陽遮住了。那無鱗縫裏透出了金色的陽光，慢慢地鑲着金邊的大魚鱗，變成了一團橘色的紅霞。敏感的人，覺着這是血光，象徵着這個洞庭湖西岸的軍事大據點，將有一場大戰。

這城裏的人，走的走了，不走的人忙着在家裏收拾細軟，釘鎖門戶，明天十一月十五日是疏散的最後一天。師部和縣政府已再三的貼出布告，城裏不留下任何一個人民。所以這是大疏散的倒數第二日，市民準備在城裏吃最後一次的晚餐？

常德原是個熱鬧城市，抗戰以後，被敵人多次轟炸，曾蕭條過一個時期。自從宜昌淪陷，這裏成了向大後方去的一條常經的路線，又慢慢繁榮起來。現在這情形是大大的變了，讓那感着離別在即的人，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情緒。街道依然是一片黑暗，一片冷靜，一片空虛。



第二日早上，只看到一些零落的百姓，挑着擔子，或背着包袱，悄悄的走着，有的走上幾步，却回頭看看，他們雖不說什麼，那一份留戀而淒涼的情緒，却讓一個毫不懂心理學的人也看得出來。

冬日的沅江，淺是淺了，水清得像一疋淡綠布，靜靜的流着，但水面上的船隻，却來來往往在兩岸邊組織了穿梭陣，和江水的平緩，正成了個相對的形勢。石板面的碼頭，還是那樣整齊，一位排長帶了十幾名弟兄，順了向江面去的石坡子站着，老百姓男女老少，挑着背着，三三五五的走來，在江面上一排停泊着大小五六隻船，有的裝滿了人，有的還空着，船頭上各站着兩三名士兵，有的招着手叫老百姓向那裏上船，有的伸着手接過岸上老百姓的東西。張李二參謀走來，那排長走過去行著軍禮。李參謀道：秩序怎麼樣？排長道：參謀，你請看，工兵營管理的船很好，老百姓挨次序上船，滿着一船就開走，一點不亂。常德老百姓太好了，就因之發生了一種麻煩。張參謀問道：什麼麻煩？老百姓好，我們應當更好呀！排長笑道：並非難事，弟兄們幫老百姓搬了東西，老百姓一定要給錢，你不受，他便向你手上亂塞。我們說着，師長有命令，一個錢也不許要百姓的，得了錢，我們會受罰的。但是你說什麼也不行，有些老百姓把鈔票丟在我們面前地上，搶着要還他，他就亂推，為著這事整日鬧麻煩。李參謀正着臉色道：那無論如何，不能要的，禁止弟兄接受父老們的謝禮，也是我們奉命來這裏視察的任務之一。排長道：看嗎，這裏又是一起，說着他向石坡下指着。二人看時，有個穿青布袍子的老人，鬚髮都白了一半，他後面隨着一對中年男女，和兩個孩子，像是一家人。有兩名士兵，一名代抱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一名代挑了一擔行李，正放在船頭外石階上。那老人顫巍巍拿了幾張鈔票，只管向那放下擔子的士兵手上塞。這士兵是山東人，說一口山東話，身子左右亂閃，紅了臉大笑道：老先生，俺不敢要錢，俺師長有命令，和老百姓合作，俺不能要，你帶着吧！李參謀見他們糾着一團，就跑向前去，伸手攔着，笑道：老先生，你

124 不必客氣了，弟兄們說的是實話，他們敢違抗命令嗎？那老人對他看看，因道：官長，你們是實話，我也是實意呀！你看我兒子和媳婦，一人背了個大包袱，還能拿什麼？這一擔行李，是這位兵大哥由我家裏代挑來的。我雇伙子不要花錢嗎？而且今天雇伙子也雇不到了。我這個孫子走不動，又是這位士兵抱了來的，我也應當謝謝他呀！人心都是肉做的，這年月我不講良心，炸彈會炸死我的。說着又搶前一步，把錢向那抱孩子的士兵手上塞去，那士兵左避右躲倒把抱了的孩子嚇得哭了。李參謀看了不易解決，而老人說的話又那樣誠懇，便伸手一把將鈔票接了過來，笑道：好！我代收了。這錢，現在算是我的，我怎樣安排，老先生，你就不能干涉了。說着，見另一個孩子約莫八、九歲，站在一邊，便牽了他的手笑道：小朋友，你認得我嗎？那孩子答道：你是虎兵。小孩子不解賁字，隨了常德人的普通稱呼這樣叫着。李參謀笑道：我知道你們認識我們是虎賁，不過我和你老師是朋友，我們老早認識的。這錢你拿着，過了河去，在路上買點東西吃吧。說着把錢塞在他穿的學生制服衣袋裏。站在身邊那對中年男女一齊叫道：那不行，那不行，向前要取出錢來。李參謀伸手擋道：這是我的錢，你們不用管。那老人歎氣道：虎賁對我們常德人太好了，好吧，孩子向這位官長鞠躬謝謝，恭祝他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看了這一大段的戰士堅不要百姓錢的真實過程，我的眼眶濕了。張恨水用簡單而平凡的描述，把 57 師的紀律做了最真實的敘述。

書中第十四章「砲打波式陣」的描述是這樣的：

敵人已三面逼近了常德。師長余程萬依據各方面的情報，研判敵人的動向是：西路敵人一部已竄抵桃源，東線牛鼻灘方面的敵人後續部隊，也跟着商西而來，顯然立刻要對常德作攻城戰。



他把敵情判斷之後，就把那號稱一團實欠兩營的砲兵，還有號稱一連實只一排的高射部隊，都調到常德城裏，分東西兩門扼守。把擁有三個團番號的步兵，也集中使用。一百七十一團，守西門和江面的一條直線，針對由西面陝市來攻的敵人，並防制敵人由桃源繞到沅江南岸的抄襲部隊，而且也可以和隔江南站來的援軍呼應。一百七十團，守常德的西北城角，針對由缸市來犯的敵人的一支主力。一百六十九團，守常德的東門，兼東北角。此外，沅江攔住了常德守軍的退路，也攔阻了援軍的來路。整個常德就是一座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背水陣。這是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余程萬師長自然爛熟在胸裏，因此特別注意這條江防。他把上面部署策定了，就在電話裏先通知了三個團長。並叮囑一七一團團長杜鼎，一六九團團長柴意新，用火力控制陣地前面的江防，另外再把這命令用書面傳達。這些部署策定之時，已是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下午了。

第二十章裏有這段傳真：空襲以後，這城區裏立刻有七區起火，有兩區火勢合流，倒變成了五處。經過一小時的拆屋，潑水，火勢已挫，可是火場上不容蜚語污忠魂的黑煙還是打着大小圈子向上沖，整個常德城都讓這黑煙籠罩了。東北兩角的槍砲聲，非常的迫近，大街小巷，隨處都是巷戰工事。除了堡壘之外，每個巷口都有機槍掩體，尤其是整條大街，工事做得特別。地面上的石板，全都挖起來砌成比人高的石頭巷，這石頭巷子是曲線的，是無數的之字聯接起來。工兵營的人正忙碌着將這個之字工事，向興街口師部門外構築下去。常德縣的縣長戴九峯挨着石頭旁邊低聲道：這個意思，你說巷戰會戰到司令部口來呀！程參謀也低聲道：假使援兵三日之內不到，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有什麼不可能呢？

我們再看書上替余程萬師長劃下苦戰的句點，真實的描寫就像你我也身在當時。余師長、李參謀與三位團長的戰事過程與對話，深刻栽進人心、令人動容。

孫進賢團長到了指揮室裏道：報告師長，全體官兵八千多人，現在只有二百五六十個人了。據職的意見，趁了現在西南城有一段街巷還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渡過沅江去策應友軍會合進城。一來我們熟於地形，可以引友軍前進，二來還可以保存這二百多人的力量反攻。不然的話，我們的子彈完了，人死光了，依然不能達成保守常德的任務，這事可不可以考量？余程萬站在小桌面前，搖着頭道：沒有考量的餘地。你現在可以帶弟兄守住師部的大門，我預料幾小時之內，友軍可以進城。天已經黑了，我們可以發揮我們巷戰的特長。孫團長見師長態度堅決，也就不敢多說，只好回到大門口去駐守。到了八點鐘，五十一師有一名敢死隊和五十七師派出的聯絡兵由沅江南岸渡河鑽進了師部，報告五十一師還在長嶺崗與強大敵人猛烈作戰，三兩天內不能前進。我們在沅江南岸時聽到德山方面有些稀疏的槍聲，越響越遠，恐怕南岸友軍今晚上不能進城，除非常德派兵協助，還有些希望。余師長聽了這個報告心裏很不痛快，但表面鎮定，並命令李參謀到城牆上去觀察友軍形勢。九點多鐘，李參謀回來報告，初登城牆時，還看到幾叢火光和聽到些零碎的槍聲，後來火光槍聲也沒了。余師長點了點頭把地圖展開看了看南岸友軍的路線，就接着杜團長在電話裏的報告：一股敵人由余家牌坊衝出，截斷了中山西路。在西門城牆上作戰的弟兄，傷亡殆盡。金軍需官用手榴彈衝鋒陣亡，李醫官受重傷，一七一團殘部現還保守大西門上老鴉池到雙忠街一段陣地和城牆，能戰鬥的只有七十個武器不全缺乏彈藥的雜兵。余師長告訴他盡量支持，等候命令。在興街口碉堡裏的一六九團柴團長又來了電話：南岸的友軍不得過來，分明是被敵堵住，摸不著路，應該派隊伍去打開口子引路，趁我們還能支持幾小時，好把友軍引進來，若到明日天亮，就無法辦了。余師長應了一聲那也可以，就叫孫進賢進防空洞裏指揮部來，因道：友軍大概是被敵人堵擊摸不到進路，你現在可以把防守南牆的弟兄帶過河去，打開口子迎接他。在筆架城下面江岸邊，有敵人駕來的船被我們俘虜，你可以盡量的用，並先把



傷兵渡過去，然後你帶了弟兄在魯家河集中，向德山一帶去應接友軍，隨時隨地給我保持聯絡。孫團長站在師長面前，挺立着接受命令。師長說完，他沉靜一兩分鐘，然後問道：師長自己在城裏，既無彈藥，又沒糧食，並且只剩了幾個人，怎麼辦呢？余程萬道：你不必管我的事，只要你達成任務，並打電話保持聯絡，我須要坐鎮在這裏。孫團長敬禮後，臉上帶着沉鬱出去。這時是十一點鐘，又拿起電話機向大西門城牆下的杜團長說話，這時杜團帶的一七一團殘部只有三十多人，軍砲兵團金團長定洲帶的殘部二十餘人，師直屬部隊雜兵，歸杜團長指揮的二十餘人，一共也只有八九十人，據守着大西門南一段城牆及萬壽街一段街道。到師部的路已被敵人截斷，唯一可和師長聯絡的就是這根電話線。這時接到師長電話，忙道：報告師長，現陣地穩定，不過這是暴風雨前的片刻沉悶。師長道：剛才有五十一師的聯絡兵到師部，他們部隊還在長嶺崗。你可趁這個有路可鑽的時候，把一七一團、砲兵團和師直屬部隊，由南牆渡過沅江，再由那邊繞道去接應友軍反攻進城，立刻就走，我已命令孫團分批在魯家河集中，你們務必在南岸取得聯絡，互相策應，我在中央銀行。杜團長道：敵人擁有強大兵力，師長在城裏的力量只有幾十人，太單薄了，可不可以師長也渡江過去指揮？余師長笑了一笑道：我有我的辦法，只要你們能達成任務，那就很好了。杜團長在電話裏答應了，聲音透着梗塞。又約摸過了二十分鐘，接到南岸李副官的電話，過江部隊在三里外和敵人遭遇，孫團長負傷，請另派官長渡河指揮。余師長聽罷，心上彷彿猛中了一拳。就在此時，柴意新團長手裏提了步槍，滿頭是汗，走進師長室。余程萬道：你來得正好，孫團長在南岸受了傷，弟兄沒有人指揮，你去吧！柴團長道：報告師長，我不能去，我現在的弟兄守在街南口移動不得，一個人過江，連划船的人也沒有。還是師長親自前去，才有辦法。余師長道：我怎麼能去？誰守城？柴團長道：職覺得我守城比過河有把握，能支持到幾時就支持到幾時。我知道過河的弟兄，各團和直屬部隊居多，不是我帶的隊伍，我也沒

128 有把握。再說到友軍，若是遇着了，他們會聽一個團長的命令嗎？要我過河是白白送死，我個人為國犧牲，沒有問題，我去了是不能達成任務，反要誤事。師長要我去，乾脆把我槍決！余師長道：你說的自也有理，可是過河的隊伍沒人指揮，不但不能達成任務，反有全部犧牲之虞。柴團長道：那沒有問題呀！師長去了，就解決了。南岸也是我們的陣地，師長又不是離開陣地，河這岸，河那岸，有什麼分別？而且附城的友軍根本是歸師長指揮，師長去了可以指揮他們，比我去好得多，好在過河的電話線架設好了，師長指揮這面也沒有問題。余程萬想了一想，突然站起來道：好，你不去，我就去，我馬上過河，若是電話線斷了，或者我南岸作戰有意外，你可以在城裏自行處理戰事。說畢，指定師部官兵八人，攜帶自己隨身武器，隨同一路過河。並命令柴團長守師部，高副團長和孟營長守街口的堡壘。

為了不容蜚語污蔑忠魂，先父找出很多民眾的舉出得鐵證。首先他舉出當時猶健在並且退隱臺灣的老友陳德謨先生，當常德會戰期間，是常德縣的民衆教育館長，也是和常德縣長戴九峯先生為軍民合作而生死不計勞怨不辭的兩位功臣，亦因蜚語污蔑忠魂，義憤填膺，特專函作證。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秋，日寇南進失敗，太平洋戰況漸趨惡化，填求挽回頹勢，乃加強對我國軍之壓迫，策定核心攻勢，急於掠取湘西戰略要衝常德地區，並企圖深入西南，威脅我大後方政經樞紐及抗戰的領導中心，敵軍填遂行上項任務，其進攻兵力填五個師團。直犯常德方面之兵力，係以一一六師團和六十八師團填主力，及第三、第四十師團各一部，共約步騎砲兵三萬餘衆。

守城之戰，除天時外，特須注重地利與人和。常德城垣堅固，東西長而南北短，城形橢圓。城東北有部分護城河，



南城緊靠沅水，易守難攻，此地利也。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將軍，個子不高，相當健壯。面色因久歷行伍，飽經風霜，黑中泛紫，氣度沉穩而和善。時任常德縣長的戴九峯氏，平易近人，政績斐然，軍政兩位首長均諳敬軍民之道，雙方經常聯合舉行軍民聯歡會、座談會，並不斷訪問地方父老，真正做到軍民合作，水乳交融的境界。尤以會戰前構築工事所需木料巨石（水泥極少），民衆均能踴躍捐輸，實乃達成以寡擊衆堅守孤城的先決條件，此人和也。

守城戰役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九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為外圍戰鬥期。第二階段係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敵人挾其優勢兵力，以空軍、砲兵支援步騎兵地面作戰，猛攻城垣，並不惜違反國際戰爭公約，使用大量毒氣，我五十七師官兵，前仆後繼，英勇奮戰，戰況之慘烈，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第三階段自二十九日起，敵人在其空炸、砲擊、火攻、毒攻下，突入城內，遂展開寸土必爭寸地必守的巷戰，逐屋肉搏衝殺，敵我雙方的傷亡，不啻血淵骨嶽。戰鬥至此，五十七師乃以一部官兵留置城內，牽制敵人；一部突圍，接引友軍反攻入城，全面擊潰來犯敵軍，造成抗日戰爭中中外聞名之「常德會戰」的大勝利。國軍「中日戰史一」已有記載，名小說家張恨水更特撰「虎賁萬歲」一書，追述忠烈事蹟。

回憶會戰之初，常德縣政府撤距縣城八十華里之花岩溪，從事支援軍事，疏散民衆，救助傷患等後勤工作；當經軍政兩方協調，成立軍民合作站。五十七師派由工兵營高營長玉琢負責，設立義渡、義診、救護等單位，尤其對老弱婦孺緊急渡過沅江，避免戰火濟蹂躪，深獲常德民衆由衷的感念。筆者時任常德縣民衆教育館館長，協同戴縣長，擔任軍民合作的橋樑任務及服務工作，特別是疏散城區居民，更是目擊身親的事項，怎麼容許有士兵勒索民衆疏散費每名數千元的干犯軍紀的情事！故特專函略述四十六年前五十七師忠勇禦侮，壯烈守城的事蹟，並駁正姦人誣控的謠言。

先父認為神聖艱苦的八年抗戰，是中國人犧牲生命財產換取的勝利，抗日戰爭自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起，至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止，先父說：

據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所編著的「八年抗戰」一書附表的統計，重要戰鬥計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會戰計二十二次。而以常德會戰中固守常德城的五十七師與攻城的敵軍戰鬥最激烈，犧牲最慘重。再據本會戰結束後，我敵雙方的傷亡統計，五十七師的忠勇將士是犧牲殆盡，敵軍傷亡約「二萬以上」，而有一萬四五千是攻城時被我軍殲滅的。現在依據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的「抗日戰史」，針對「常德會戰」的前後先作一綜合的概述：自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夏，鄂西會戰後，我第五、第六、第九戰區與敵對陣四閱月，迄十月間，我軍先後由第六、第九等戰區抽出七個軍轉用於雲南及印度，準備打通中印公駐印軍於十月下旬開始向緬北進攻，東南亞盟軍之攻勢準備已近完成，太平洋盟軍之攻勢亦在進展中。敵為牽制我軍續向滇印轉用（按史迪威曾要求增調兩軍由滇西進攻密支那被我否決），以策應東南亞之作戰，遂企圖進攻常德。迄十月末，其第十一軍之兵力已增至八個半師團，飛機一百三十餘架，乃以約兩師團半守備其原陣地，以約六個師團集中沙市、石首、華容地區。自右以第三十九、第十三、第三、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師團併列為第一線；以古賀宮十一月二日開始進攻，其主力指向王家廠方面。

我第六戰區依預定計畫，命第十、第二十九兩集團軍先以一部在長江與洞湖間三角地帶持久抵抗，固守煖水街、王家廠及澧水既設陣地。十一月三日，統帥部令第五、第九兩戰區發動局部攻勢，策應作戰。第六戰區亦令江北方面發動牽制性攻擊，並令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





自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日，我軍在江湖間三角地帶、及煖水街、澧水既設陣地與敵周旋，反復搏鬥，戰勢錯綜。迄十一月十三日，敵壓迫我第十集團軍於漁洋河畔後，當即留置其一部（第三十九師團及宮脇古賀兩支隊）於該方面轉取守勢，而以大部（第十三、第三師團及佐佐木支隊）向左旋迴，與其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師團相呼應，向我澧水陣地進攻，其主力則指向石門以西地區。

因此，我第十集團軍於十一月十四日向煖水街一帶原陣地轉移攻勢。同日我第六戰區令第七十四軍（欠第五十七師）向慈利白鶴山一帶前進，並令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團軍向宜昌、荊門一帶加緊進攻。十五、十六兩日，我第二十九集團軍與優勢之敵背澧水作戰，犧牲慘重，第七十三軍由石門向慈利以西突圍，第四十四軍向太浮山、太陽山、羊毛灘一帶轉移。十七日我第七十四軍（欠第五十七師）在慈利白鶴山一帶佔領陣地，十八日我第一百軍由瀏陽來援，歸第七十四軍軍長兼副總司令王耀武指揮，其先頭第十九師到達漆家河，即令在黃石河畔佔領陣地，第六十三師之第一八八團歸第五十七師指揮，任德山守備。

先是統帥部於十五日令第十集團軍，速掃蕩當面殘敵，爾後以主力向石門、新安方向擊敵側背，十八日令第十軍由衡山向常德增援。十九日再令第十八軍由三斗坪向澧縣、新安進攻，預期在常德西北地區與敵決戰，壓迫敵人於沅水及洞庭湖濱而殲滅之。

十九日，敵渡過道水南進，二十一日其第十三師團及佐佐木支隊，向慈利南方我第七十四軍攻擊，其一部迂迴我左側，進出於龍潭河附近，敵第三師團進出黃石河向左旋迴，經桃源向常德南方突進，遮斷我常德之後路，第一一六師團、第六十八師團及第四十師團之一部則進出於常德外圍，向我第五十七師包圍攻擊。



我第七十三、第七十四軍（欠五十七師）、第四十四軍在道水黃石河間地區持續抵抗，迄二十二日，除第四十四軍一部留置太浮山、太陽山外，其餘均後退於黃石河南岸轉外線。我第五十七師在常德外圍堅強抵抗，二十四日將由東南角突入城內之敵，全部殲滅。二十五日敵繼續增援，四面圍攻，我憑城固守，殺敵無算，二十六日我第十軍渡過資水，奉令向常德急進增援，我第十、第二十九集團軍分向石門、慈利、龍潭河、桃源一帶之敵進攻，及我第九戰區續抽調歐震兵團由修水、分宜一帶來援，均小有進展。

二十八日，我第五十七師與由東北兩門突入常德城之敵展開巷戰，戰況壯烈空前，官兵忠勇無比。三十日，我第十軍以第三師鑽隙突入德山，十二月一日第七團亦突入南站，惟軍主力仍在蕭家冲、謝家舖一帶與敵周旋。十二月三日，我守常德苦戰旬餘，彈盡援絕，因與敵逐屋戰鬥，致犧牲殆盡。師長余程萬向南突圍，殘部由團長柴意新少將領導，不幸於四日殉城報國。敵大本營原令敵第十一軍確保常德，旋又令撤守於澧水之線，實因攻城一戰，傷亡慘重，戰力已竭，且補給困難，終於九日由沅水，十九日由澧水之線退却。我軍乃由各方面追擊敗退之敵，迄十二月二十四日恢復十一月二日以前原陣地，本會戰遂告勝利結束。

先父再從「抗日戰史」中追述固守常德的戰鬥：

第六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保衛陪都之目的，配置重點於石牌、廟河兩要塞。先依第一線兵團維持據點工事，逐次予敵以打擊，最後固守常德及石門、漁洋關、資坵、石牌、廟河、興山、歇馬河、南漳各要點，再由第二線兵團之機動，協同第一線兵團，轉移攻勢擊滅進攻之敵。

軍事委員會（統帥部）根據各方情報判斷，電令第六戰區要旨之一是：第七十四軍之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軍主力（第五十一師與第五十八師）位置於太浮山附近，作機動準備。電令日期是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十二日六時起，敵機六架偵炸常德。

十一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令第六戰區特應注意事項：第七十四、第四十四、第一百等軍，應盡力在常德西北地區與敵決戰，保衛常德而與之共存亡，功過賞罰，絕不姑息。是日，常德方面，敵機三架掩護其步兵向第五十七師牛鼻灘陣地猛烈攻擊，該師韌強抵抗，敵攻勢頓挫。

十一月二十日，犯牛鼻灘之敵增至千餘，我第五十七師一部遭敵猛攻，損失頗重，十八時退守芷灣附近。是日常德遭敵機猛烈轟炸，損失頗重。

十一月二十一日，敵第四十、第六十八師團之一部，第一一六、第三師團主力，漸次迫近常德。敵第三十九、第五十八、第三十二師團及第十七旅團各一部仍留於：枝江、宜都及其西南石門以北地區，阻撓我第十八、第六十六、第七十九等軍南援常德。十一月二十二日，軍事委員會令第六戰區轉令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與該城共存亡。是日，敵第六十八、第四十、第一一六、第三等師團在飛機十數架掩護下，於六時起猛攻常德東北西三方面之警戒陣地，我軍奮勇抵抗，戰至二十時，守河狀之第一七一團警戒部隊亦受優勢之敵壓迫退出河狀山。十一月二十三日，進攻常德之敵增至萬餘，砲三十餘門，自拂曉起，向四郊猛烈攻擊，入暮，我警戒陣地盡失，城內遭敵機狂炸，損失慘重，第五十七師陷入苦戰。十一月二十四日，進攻常德之敵於拂曉以濃密砲火及飛機十六架掩護步兵施行全面猛攻，並施放毒氣，東西城郊戰鬥尤為慘烈，其重鑿指向長安橋等地。入暮，我退守陡碼頭、七星橋、漁父中學、落路口之線繼續抵抗。南站方面，敵強渡成功，敵由東南城角突入城內。同日軍事委員會電令第六、第九兩戰區長官部，無論常德情況如何變化，決以第六、第兩戰區協力包圍敵人於沅水河畔而殲滅之。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攻常德之敵續有大批增援，拂曉起，以大砲三十門，並以飛機二十餘架掩護其地面部隊向東北西三面猛攻，守軍第五十七師發揮最大戰力，忠勇抵抗，

134 斃敵無算，自身傷亡亦極慘重，但為克盡守土之責，仍不惜犧牲，寸土必爭，其所表現之英勇壯烈之戰鬥精神，足以驚天地、泣鬼神。苦戰至黃昏，城郊陣地全毀，敵遂以鑽隙逼近城垣。我第一七零團殘餘及第一六九團奉令分由北東各門退入城內。是日我空軍第四大隊第十一大隊及盟機第十四航空隊派出P-43、P-40等各型機二十餘架次，輪番飛臨常德上空，惜以地面籠罩薄霧，搜索西難，殊少戰果。

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曉後常德戰鬥繼起，東北兩門戰鬥尤為慘烈，敵機二十餘架輪番狂炸，城內四處大火，情況混亂，第五十七師官兵不顧生死，浴血苦戰。第十軍奉命於十一月十九日即奉令北進增援，由於行動遲緩，始於是日通過資水，就攻擊準備位置。

十一月二十七日，攻擊常德之敵，繼續大量增加，拂曉在敵機二十一架掩護下猛烈攻擊，我第五十七師經十數晝夜之苦戰，戰鬥員雖所剩無幾，但士氣仍極旺盛，血戰方殷。

十一月二十八日，攻擊常德之敵由東北兩門先後突入，我第五十七師喋血奮戰，傷亡殆盡，迄午夜戰況趨寂。

十一月二十九日，軍事委員會因第十軍自二十六日在常德以南地區開始攻擊以來，未能確將其主力保持於左翼，且用左梯次前進，致使第一〇九師膠着於麻石橋、石門橋間地區，預備第十師之左翼暴露於敵。乃電令長沙薛長官指正：第九戰區應以速解常德之圍為主眼，着即將第十軍主力保持於左翼，向德山及其以西地區突進為要。切忌以第十軍參加對於滄港、石門橋一帶港汊紛歧地區攻擊，致遲滯前進為要。是日，常德城內外之敵，在飛機十架掩護下，繼續猛攻東門，二十三時，城內工事全毀，第五十七師傷亡慘重，但仍一面苦戰，一面搶修工事，大小西門及上下南門皆經力戰，敵屢欲入侵未果。二十一時，第十軍奉軍事委員會電令：





常德城如失陷，應由第十軍、第七十四軍、第七十九軍負完全責任。該軍第一〇九師、第三師、預備第十師，如不能完成任務，均以貽誤戎機論罪。是日，第六戰區通報：常德城巷戰激烈，我第五十七師傷亡慘重，現利用中央銀行各建築物死守待援。

十一月三十日，第五十七師在常德之街市戰已達三日，是日二時，敵攻擊益烈，該師殘餘官兵仍以中央銀行為核心，作堅強之抵抗，斃敵盈萬，屍塞溝壑，血流成渠。

十二月一日，攻擊常德之敵，四面逐防猛攻，我第五十七師殘餘守軍，僅據少數破毀碉堡房屋，在彈盡糧絕之下，以血肉之軀，不稍氣餒，死力戰鬥，其英勇作戰之精神，軍事委員會並喻謂「常德保衛戰與史太林格勒保衛戰價值相等」誠為國家民族之光榮。

十二月二日，苦戰常德之第七十五師據守縱橫約三百公尺之地區，在敵輕重武器及毒氣攻擊之下，仍反覆衝殺，切望第十軍第三師入城增援，但終無消息。

十二月三日，據守常德第五十七師至是日，戰力已竭，援軍絕望，師長余程萬乃令第一六九團團長柴意新指揮一部分官兵留城繼續抵抗，自率殘餘一部由城南突圍。留置城內之部隊，在團長柴意新指揮之下，與敵肉搏十餘次，柴團長終於壯烈殉國。

此次戰鬥，自十一月十六日開始，至十二月十二日終止。我保衛常德之第五十七師八千餘官兵壯烈殉國，餘不滿百。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在大大小小的戰鬥中，拋頭顱、灑熱血、為中華民族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歷史的使命，第七十四軍的第五十七師的將士們是毫無愧怍的。



最後，先父作了結論，他說：

李陵，漢之名將也。敵數千疲乏之兵，數十萬新羈之馬，猶能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終因救兵不至，矢盡道窮。然陵之不死，思得當以報漢也，非畏死也。司馬遷哀之，乃有「報任少卿書」傳世之作。

李廣，漢之名將也。因與大將軍失道，須對簿公堂，不甘屈身稽顙，使刀筆吏弄其文墨，遂引刀自刎。百姓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太史公哀之，因撰「李將軍列傳」申其敬意而不名。

余師長程萬，中華民族之名將也。以八千步兵固守常德，垂餌虎口，橫挑強寇，喋血逾旬，殲敵萬餘，而彈盡援絕，餘不滿百，然余將軍之突圍，亦欲有所為也。奈何事修而謗興，功大而毀來，而烈烈袍澤，死且蒙污。

悲乎！痛哉！史遷難再，我又不文，敢陳始末，聊慰忠魂。鑒而諒之，是所望於當世之志士仁人！

以上所撰述的是先父在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于臺北寓所，他為戰死疆場犧牲的長官部屬感到遺憾跟敬佩，雖然他從這場轟轟烈烈的戰役中存活了，但他永遠忘不了每一個跟他一起為國抗日作戰的弟兄。七十四年過去了，包括先父在內（先父於民 91 年病逝台北），參與常德會戰的中華民國軍人，飽受殘酷戰爭侵害，現今猶在的中國人民（大概當時還是孩童），都是這場戰役的見證者。

歷史是真實的，是不容被刪改的，竄改歷史的人必定會受良心譴責。

虎賁萬歲！！



杜泰生整理脫稿於民國一〇六年八月一日晨